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張乾琦攝影作為當代藝術初探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Chang Chien-Chi's Photography as Contemporary Art

doi:10.6752/JCS.200809_(7).0013

文化研究, (7),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 2008

作者/Author : 莊永康(Wing-Hong Chong)

頁數/Page : 258-2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1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展評

《文化研究》第七期（2008年秋季）：258-267

張乾琦攝影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作為

Chang Chien-Chi's Photography

當代藝術初

莊永康

Wing-Hong Chong

as Contemporary Art

探





《唐人街》

那是在2008年10月初的一個星期二，新加坡的國家文物局在國家博物館會議室召開委員會議。會上不期然地討論起「當代藝術」的意涵。

文物局主席是巡迴大使許通美，德高望重，對於文物局旗下的博物館、美術館的發展，也素來採取自由主義。惟讓他稍稍有點感慨的是，年輕的策展人往往自有一套想法，選展的大都是有特定意義的「當代藝術」，而他本人心儀的「藝術」作品，首先得賞心悅目，看了眼底舒服。

恰好那天是《雙重：張乾琦的攝影藝術》(Doubleteness: Photography of Chang Chien-Chi, 10 Oct 2008 - 4

Jan 2009)舉行開幕典禮的隔天，天時地利，開完了會，博物館館長李楚琳招待文物局委員們趕在公共展出之前到此先睹為快。由於筆者在開幕晚上看過展出，留下印象，當下也就極力推薦委員們參觀。

要知看戲之前，大家對「戲文」是很感興趣的，我於是便介紹說，現年47歲的張乾琦，攝影作品很有震撼力，但是提醒一下，看了可能會不舒服的啊！想起剛才會上的討論，我趕緊加上一句：這是「當代藝術」。

* 本文所有圖片均由張乾琦先生提供使用，特此致謝。

在紀實與藝術之間擺渡

話說回來，10月初開幕典禮上的瀏覽，雖曾對全展「過了一遍」，但未免走馬看花。這次應台灣《文化研究》學刊之邀，比較深入地探討張乾琦的攝影，便不得不在這寒風夾雨的12月天，回到博物館去，一頭栽進張乾琦的世界中。儘管，我的切入點仍然是兩個月前憑直覺說出的評語：它屬於「當代藝術」。

張乾琦攝影展共分三個部分，按照博物館的陳列，進門先看台灣人到越南娶妻的結婚產業過程《囍》(*Double Happiness*)，中央展室是中國大陸偷渡客工在紐約的故事《唐人街》(*China Town*)，最後是拐入——對不起，有點陰森的特別展室，陳列的是刻畫高雄龍發堂精神病人的系列肖像作品《鍊》(*The Chain*)。

據說攝影家就是以《鍊》這批作品打進美國紐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邁向國際，成為該社唯一的華人攝影師。

然而，從分析的眼光來看，我們或許該以編年的方式，按照1993至99年間的作品《鍊》、2003至04年間的《囍》、穿梭紐約和中國福建15年而完成於最近的《唐人街》，順序著目，才能領略攝影家的心路歷程。

這次展覽，博物館用「集紀實、新聞和藝術於一身」的字眼來形容張乾琦和他的作品，「當代藝術」的意涵是呼之欲出的。不過，要是從精確的定義上去解剖，那麼「藝術品」的特質便得從頭細認。

照我看，張乾琦作品的「紀實性」和「藝術性」應該介於英國電視紀錄片《七喜》(*Seven-Up*)和台灣導演楊德昌的電影《一一》之間。這麼一比沒有別的意思，而是覺得浩瀚藝海之中前後這兩部作品與張乾琦的經營意念有接近之處。

《七喜》是上世紀90年代初英國一家電視台的時代創舉，電視台找來了幾個不同家庭背景的英國小孩，拍下他們的生活與成長過程。過了7年後找回同樣的人再拍，再過7年再拍。到現在大概已拍了3回吧。

我並沒有追看這部「連續劇」，但想以此說明，這樣的作品偏重於它的紀實性。孩子長大了，英國的社會也在電視片中得到現實的反映。當然，電視裡面的「現實」也並非絕對。

至於楊導的《一一》，則是2000年坎城影展的得獎作品，藝術性是得到高度承認的。可惜的是楊德昌去(2007)年6月間，60歲時英年早逝。看張乾琦想到楊德昌的《一一》，因為楊導生前談到這部電影時，對採訪者

說，他拍關於城市的電影，因為「那已經是文明社會中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即使不成熟，但城市的「豐富性」還是很值得探討。

另一點有意思的是，楊德昌說他15年前便想過要拍有關「家庭」的主題，但因鑑於自己「太年輕」，沒辦法處理好，只好讓概念經過長期的沈澱，15年後才定下劇本。

張乾琦這三個系列作品，是分別發生在台灣高雄、越南胡志明市、美國紐約和中國福州的現場攝影，沒有經過鋪排擺設，攝影機的眼睛是作者人生體驗與心緒沈澱的投射。此外，除

了早年的《鍊》之外，其他兩個系列都以錄影配合照片展出，多媒體的設置，無論在紀實性和藝術性方面都讓作品有所增值。

有序的重複是強烈風格

當然，談論作品的「藝術性」，應該包括好幾個範疇的達致與跨越。

首先是藝術家必須成立可以讓人確認無誤的、自己一套的「藝術風格」。看張乾琦的作品，直覺上是感到其單張攝影已夠震撼力，而整個系



《鍊》



列的結構，卻是重重疊疊的衝擊。有序的重複，這是一種相當強烈的風格。因此，筆者的建議是看張乾琦的作品最好先有心理準備，並透過全個配套架構來吸收。

攝影家說：「對我而言，重複並不意味著簡單重現兩個相同的畫面。重複，為的是豐富主題層次，透過視覺手法的運用，加倍強化觀眾身臨其境的感受。」

筆者是個長期浸濡媒體工作的過來人，因而深深感覺到，張乾琦的這種個人風格，誠然與他擔任攝影記者的經歷有關。

據悉，張乾琦1961年出生於台灣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10歲時舉家搬到台中。1984年畢業於東吳大學英文系，之後赴美深造，取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理科碩士學位。畢業後，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當攝影記者。1995年獲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提名，並於2001年正式成為會員。

然而這裡必須指出，攝影記者生涯是既快又準的鷹隼式眼光的極佳鍛煉，但攝影記者的獵影和原創性的攝影，卻沒有必然的關係。成立於1947年的馬格南，是個攝影師的聯合經營

體，顯然地，這裡的「工作」和報刊雜誌的攝影記者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時間與空間的自由度，都比較符合藝術創作的需求。

新加坡曾在2006年6月的攝影月中，展出過馬格蘭另一成員亨利·布勒松(Henri Bresson)早期30年代的作品，影像包括德國柏林、法國巴黎和馬賽，以及南美洲的墨西哥城，照片沒有標題，卻讓觀者對於所攝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感到很真切，並可作自己的判斷和咀嚼，這是道地的「藝術攝影」。

攝影記者的任務，是為報刊提供其所需要的影像，多與新聞時事配合。限於版位的空間和所能投入的創作時間，張乾琦的「圖像重複」構思，在一般新聞報刊上只能是奢想。攝影家本身長期的投入，與拍攝的物件生活在一起，甚至打成一片，這也並非新聞業的標準運作方式。

《鍊》、《囍》、《唐人街》，都具有新聞攝影的基本功要素，但每個系列都在在超越了新聞攝影範疇，向「藝術攝影」領域大步邁進。

作者與描繪對象保持距離

當代藝術，另一個不成文的必備要

素，是作者和所談述的物件之間，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新聞工作和文學書寫略有共識的地方。戲劇上的「疏離感」，早在德國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作品中便奉為圭臬。

這種保持距離的「疏離感」在二十世紀的藝術創作中很有必要，因為當代藝術要表現的是作者本身活在其中的處境，或者心境。作者必須抽離這樣的處境，就好像靈魂出竅的那個樣子，回視人間，直面人生，才能把作品率性刻畫成浮世繪。譬如卡夫卡(Franz Kafka)的《城堡》(*Das Schloß*)，說的正是一個人進不了城堡的那種邊緣游離困境。在某個角度看起來，這是令人很不舒服的。

因此，張乾琦的攝影系列，儘管有人認為是他生活烙印的反映，例如童年時候的一家七口一張床，22歲時被父親「逼婚」以致對婚姻採取了抗拒態度等等，但我認為，張乾琦和他的攝影作品基本上是抽離的。

某些論者或許是讓「藝術必須源於生活」、「作家與作品有階級性」、「作者感懷身世所以不平則鳴」之類的潛意識條條框框所束縛，以致無法認識藝術的「當代性」從何而來。

沒錯，張乾琦貧寒出身，這點毋庸置疑。然而貧寒的生活並沒有阻礙迪士尼(Walter Disney)創造出人見人愛的米老鼠。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張乾琦



《唐人街》

並沒有被8歲時才第一次看到家裡有電燈等生活現實所困擾，不斷為自己的學習找尋條件、創造機會，他才會在當代攝影界的天空裡保留了一席之地。

如果說張乾琦早年的窘迫對他的創作態度產生些什麼影響，我認為從作品中折射出來的，是個能夠對「弱勢」群體產生體諒的同理心。這包括對《鍊》裡頭的精神病患、對《囍》裡頭的台灣求偶男士和越南太太、對《唐人街》裡頭的中國客工以及他們福州家人所採取的拍攝角度。這樣的同理心，讓張乾琦多少避免了西方描繪東方社會時常常出現的「獵奇」心態，而在紐約能做到這點相信是不容易的。

固然，張乾琦或馬格蘭其他攝影家的作品，都會產生某些社會影響，譬如《鍊》系列讓龍發堂把700名精神病患（根據穩定程度）雙雙連鎖起來的作法曝光之後，引起台灣社會的關注與爭議，龍發堂最後終止了這樣的舉措。但是，張乾琦的終極關懷是不是要「移風易俗」呢？

要是張乾琦目標在此，看來他也並非事事順心，無法如願以償。因為《囍》中談述的結婚產業，背後的物質驅動機制如果仍然存在，便會不斷延續下去；《唐人街》裡的客工如果計算到美國什麼都不好只有美元好，

那麼偷渡、委曲求全、申請子女前來定居的作法也不會後繼無人。

台灣政府、美國政府、中國大陸政府，能夠做些什麼嗎？問題是，根據牛津大學人類社會學者項飆的研究，在全球化趨勢底下，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動態，是股方興未艾的洪流。

因此，作為當代藝術，張乾琦作品的終極關懷，依然在於挖掘與裸露這種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無法完滿解決的矛盾與困境。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導覽說明，將之稱為張乾琦蓄意描述「潛在失落與顯性聯繫」的一種表達方式。

這次展覽，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將其命名為《囍》，照我看《囍》只是三個主題中的一個，而且帶有歧義，並不理想。還是英文的「doubleness」比較切題，「doubleness」是「雙重性」，或「兩面性」。《鍊》裡面拴起來的兩名病患，誰是比較幸運誰是不幸者，誰是笑到最後的人呢？《囍》中的準新娘，有的開懷有的落寞凝神，誰的心緒比較美好？這些，誰也說不準。

《唐人街》的影像更絕，偷渡客的家鄉，居然為歡送親人赴美燃放起鞭炮來。其實，偷渡客的家鄉，比起他們妻離子散孤獨一方的日子好過得多了！

藝術的定義應不拘一格

最後要指出，綜上所述，張乾琦誠然可以進入「當代藝術」範疇；不過，當代藝術卻不只張乾琦一個模式，什麼是當代藝術，也不能拘泥於某幾個定義。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這裡，今(2008)年10月開始陸續舉行的其實是包括三位名家碰在一起的「攝影季」(Season of Photography)，張乾琦是其中之一。

在11月16日結束的，是墨西哥攝影家佩德羅·梅耶爾(Pedro Meyer)的回顧展《異端》(*Heresies: A Retrospective of Pedro Meyer, 7 Oct - 16 Nov 2008*)。梅耶爾的手法是用暗房疊影的方式，經營疑真疑幻的超現實影像。他的宣言是，無論有沒有經過數位特技的改造，一張照片總會同時包含真實與虛構的成分。

幾乎與張乾琦《雙重》同期展出的，是羅勃特·威爾森(Robert Wilson)的《Voom羅勃特·威爾遜肖像》攝影展(VOOM PORTRAITS Robert Wilson, 30 Oct 2008 - 4 Jan 2009)——與《雙重》一樣，同樣展至2009年1月4日為止。這批肖像是威爾森接受Voom高解析網路(Voom HD networks)的邀請而拍攝，被拍攝的名人如演員布萊德·彼特(Brad

Pitt)、摩納哥公主卡洛琳(Princess Caroline)，都在攝影師的導演之下，在幾乎靜止的狀態中拍攝數分鐘的錄影，效果又是另一種疑真疑幻的超現實。威爾森還朗誦莎士比亞和當代詩人的詩句作為旁白，配合從貝多芬到前衛作曲家的音樂，營造出一種對觀眾發出幽默調侃的詭異效果。

梅耶爾和威爾森的作品，算不算「當代藝術」？當然算。只不過，如果我們在作品分析裡面加上了「作者生平」的元素，或許就會看出，在東方成長與接受基礎教育的張乾琦，作品裡面有比較多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入世情懷，而西方名家則更多的「先天下之樂而樂」，絕不放過一分一秒的尋歡盡興罷了。

再回到文首的國家文物局主席與年輕策展人之間的「矛盾」，其實通過多元與相容，最後也可以和而不同。藝術的要義之一就是表達自由，博物館的基本功能是保存昔日的芳華，攝影的基本功能也在紀錄影像，但是通過同期舉行的三個當代影展而連成的攝影季，卻讓我們在一座建築裡，同時看到寫實與寫意、悲憫與灑脫、落寞與放縱等等意象的歡聚一堂。

airiti



《鍊》